

辞书研究文库
CISHU YANJIU WENKU

交际词典学

雍和明 彭敬 著

JIAOJI CIDIAN XUE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文库

交际词典学

jiāojì cídiǎn xué

雍和明 彭 敬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际词典学/雍和明,彭敬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12
(辞书研究文库)

ISBN 978-7-5326-4012-6

I. ①交… II. ①雍…②彭… III. ①词典学—研究 IV. ①H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266 号



辞书研究文库

交际词典学

雍和明 彭敬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1 字数 281 88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4012-6/H·565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9907745

出版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辞书研究》创刊不久,便推出了“辞书研究丛书”,旨在“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从而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多贡献一份力量。近三十年来,该丛书陆续出版了二十来种辞书学专著,其他兄弟出版社也陆续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辞书学理论专著。这些著作构成了蔚为大观的辞书学园地。

辞书学研究推动了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又不断丰富辞书学研究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辞书学研究成果本身也有一个逐步累积、稳定、成熟、系统,并进而与时更新的问题。正基于此,我们策划了这套涵盖辞书学主要方面和基本问题的“辞书研究文库”。“文库”中的选题,有的是经作者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甚至近乎重写的修订本,有的是作者的新著。文库中各书的内容,有的偏于传统,有的则关乎计算词典学、学习词典学、交际词典学等新起的学科。

“文库”的选题是开放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力作来充实“文库”。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文库编委会

2011 年 7 月

“辞书研究文库”总序

曹先擢

2009年10月在杭州开会，庆贺《辞书研究》创刊30周年，大家热情肯定《辞书研究》的成绩，希望在新的起跑线上向前，向前，再向前。现在看到他们新推出的“辞书研究文库”，想起那次会，我对他们更充满敬佩之情。

辞书史告诉我们，理论很重要，还告诉我们辞书理论的研究是发展的。这种研究在古代是编书者自己来做的，所以当时的字书、训诂书、音韵书等大都有“序”（也作“叙”）。洪诚先生的《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其中有《说文解字叙上》、《切韵序》、《中原音韵自序》等。20世纪有了现代辞书和辞书理论，在字典、词典里我们读到以“序”的形式讲述有关理论问题的佳品，如《辞海》（1936年）有黎锦熙的序；朱起凤的《辞通》，其排在最后的是自序，前面分别是章太炎、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等人的序，篇篇珠玑，是缩微型的论文，我最喜欢读。《新华字典》（初版）、《现代汉语词典》的“凡例”学术含量很高，可以学到许多语言学 and 辞书学的知识。王力的《同源字典》序是“同源字论”；《王力古汉语字典》有王力的序，其中讲到词义的概括性问题，词义的时代性问题，同义词问题等，都是辞书编纂中的理论问题。

辞书理论研究的进步集中反映在诸多理论专著的出版，1990年以后似乎进入了一个丰收期，真是百花盛开，各展芳姿。现在推出“辞书研究文库”是一个及时之举，可以展示辞书理论的成就，推动辞书的发

展,推动辞书理论的发展。

这套文库有特色,所涵盖的门类比较多,有通论方面的,专论方面的,有学习词典的,有辞书史的,对我来说有较为熟悉的选题,也有我陌生或很陌生的选题,它们对我都有吸引力。

文库准入门槛不低,严把质量关。有许多著作出版有年,有口碑,这次选入文库,仍作了修订,难能可贵。还有的书是这次新出版的,我注意到有些选题其研究的内容,不少曾写过单篇文章,有学术积累。总之,这套文库精品意识强,是一个特点。

这套文库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近些年来辞书理论的成就,无疑将会推动辞书事业的发展,推动辞书理论的发展。

2011年5月19日于北京方庄补拙斋

初版序言

黄建华

又一部词典学通论性的稿子放在我的案头,中山大学的黄国文教授为其主编的“当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的《交际词典学》索序,该书的作者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词典学博士雍和明先生。我和他们两位都认识多年,于是欣然答允。

但由于是熟人,提起笔来倒反而格外拘谨,说了过头话,会给人“互相吹捧”的印象,说得不够,又似乎不给朋友面子。幸而我们平时接触都坦诚相待,没有什么顾忌、拘束,那我就把先睹为快的读后印象,如实道来。

首先这是一本从崭新的视角审视词典学问题的新书。通论性的词典学著作,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好几本,有些最近还出版了修订版^①,但这些著作都是就词典本体而论词典的居多,其中一些虽然也注意吸收当代语言学的成果,但大都零散而不成系统。本书将交际学的理论系统地应用到词典学的研究中去,从而构建起一个反映词典本质属性、揭示词典交际运作过程的框架。这是一种创新,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有些著述多它一篇不见得增加什么分量,而少了它,也不见得缺了什么。《交际词典学》可不是这样的著作,虽然它未必是名副其实的一门“新学”(我不大赞成动辄以“学”字为书名),但

① 例如拙著《词典论》(修订版),2001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

肯定是我国辞书学园地中卓然傲立的挺拔的新株。它会为未来的辞书编纂实践带来新的收获。

这又是一本富有人文精神的著作。现时一些语言学类的著述,往往图表林立,公式繁多,术语驳杂,常常令未入其门的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本书却深得“交际”的精神,明晰通畅,即便从未接触过词典学的人,也能顺着作者的指引,渐次“登堂入室”。书中以专门一节阐述的“词典与词典编纂中的美学原则”,更是其他词典学著作极少涉及的方面。在作者的心目中,辞书编纂实践既是科学原则的贯彻,也是美学原则的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并行不悖的。

这还是一本能具体指导实践的书,起码其中的一些章节是如此。本书并不限于作纯概念的推演,以搭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满足,而是面向实践,以众多的中外辞书成品为参照进行理论的阐述。某些章节还带有很强的操作性的提示。例如第七章中的关于“成语的排列方法”,编纂英汉双语词典的人,就可以按其所列的“原则”进行操作。总之,这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书。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辞书工作者的欢迎。

然而,世上难得有尽善尽美的文字之作,《交际词典学》自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我读后还有点什么感到不够满足的话,那就是本书对国内词典学研究现状尚缺乏充分的归纳和回应。作者熟悉国外的文献,有世界视野,这是很大的长处,如能更重视总结分析我国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则本书必定会更上一层楼。此外,书中少数段落(尤其是转述外国文献的部分)流露出较为生硬的翻译腔,显然,这与作者所提倡的“美感”是不大相称的。

但综观全书,用得着那句经常被人套用的成语:“瑕不掩瑜”,其光彩悦目宜人,而其瑕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有幸在其出版前通读全书,谨诚恳地向读者推荐这部佳作。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David Blair

Dictionaries have long had an honoured place in the world of reference publishing. Indeed, they are rightly regarded as the archetype of reference books. The essential values of reference books are exemplified by most dictionaries: ease of quick reference, compactness and conciseness. If we assess dictionaries for their cost-effectiveness, they rate highly in terms of the information load they carry.

Unfortunately this way of looking at dictionaries has obscured our view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As far as a reader is concerned, the value of a dictionary consists not only in its information load but in how effectively it communicates that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a dictionary is a communicative text, not merely a repository of information.

This book, *Lexicography from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examines dictionaries by using a model of lexicography which stresses the three-way relationship of editor, text and reader. By treating the dictionary as a communicative system and dictionary making as a dynamic process, fresh insights are gained for both editors and readers. Lexicograph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y have sets of choices to make which will affect how well their readers are able to retrieve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Readers are reminded that the retrireview

process is an interactive one, and that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text which must be kept in mind as they interpret what they read.

Throughout this study, there is special focus on English and 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valuable, since bilingual lexicography has long lagged behind monolingual work in its recognition of readers' communicative needs. Th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book will prove invaluable to bilingual lexicographers. The revelation of the textual nature of dictionaries will enable both dictionary editors and teachers to look anew at these essential reference books. It is to be hoped that lexicographers and their publishers will be stimulated to re-assess their polic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 between editor and reader. Dr. Yong Heming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publishing such an important and helpful book.

初版序言(汉译)

戴维·布莱尔

长期以来,词典在参考书出版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参考书的原型。参考书的主要实用之处在大多数词典中都能显示出来:检索便易快捷、内容紧凑浓缩、行文简洁明畅。如果我们对其成本效益进行评估的话,词典则因其所负载的大容量信息而高居榜首。

遗憾的是,这种看待词典的方式模糊了我们对词典特征的观察。就读者而言,词典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信息量的多少,还在于其传输信息的有效程度。换言之,词典是交际语篇,而不仅仅是信息贮藏室。

《交际词典学》采用了强调编者、语篇和读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词典学模式来考察词典。它将词典看作是交际系统,将词典编纂看作是动态交际过程,为编者和读者提供了新颖的见解。它给词典学家以启示:他们所做的每组选择都会影响读者检索信息能力的发挥;它给读者以启发:检索查阅过程是互动过程,他们在解读所查阅信息的同时必须记住词典语篇所应用的编纂方针和视角。

本书侧重英汉双语词典。这是特别有价值的,因为,在对读者交际需求的领悟方面,双语词典学已经长期落后于单语词典学。本书中的见解和建议对双语词典学家来说会是非常宝贵的。词典语篇本质的揭示会使词典编者和词典学教师重新审视这些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希望

本书能促使词典学家和出版商重新评估他们的方针,以改善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交际过程。应该祝贺雍和明博士出版这样一部有分量、有裨益的著作。

前 言

词典编纂在中东已有 4 000 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可以从《尔雅》算起,也已有 2 200 年左右的历史。英语词典编纂起步则较晚,即便从 *The Leiden* (《莱登字汇》) 算起也只有 1 200 年左右的历史,而关于英语词典的零星研究直到 19 世纪中期前后才得以陆续展开。据有关文献记载,Albert Way(1805—1874)是最早进行英语词典编纂研究的英国学者,其研究对象是第一部英拉双语词典——*The Promptorium parvulorum, sive clericorum* (《年轻学者词汇宝库》,约 1440/1499),时间可以追溯到 1843 年。Peter Levins 于 1570 年编纂了第一部基本按照韵律编排的英语双语词典——*Manipulus vocabulorum. A dictionarie of English and Latine wordes* (《多用词汇—英拉语词词典》)。这部词典于 1867 年再版。Henry B. Wheatley 为其撰写了“序言”,从另一个视角研究早期英语语言和英拉双语词典。

在其后至今的一个多世纪里,无数的词典以不同类型、不同构思、不同面目在世界各地编纂出版,其中 20 世纪的英语词典尤为引人注目。Oxford(牛津)、Collins Cobuild(柯林斯)、Longman(朗文)、Cambridge(剑桥)、Chambers(钱伯斯)、Macmillan(麦克米伦)、Webster-Merriam(韦伯斯特-梅里亚姆)、Macquarie(麦夸瑞)等系列英语词典犹如雨后春笋,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英语国家快速发展起来。词典编纂的繁荣给滞后的词典理论研究带来了推动力,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和实践基础。有关词典编纂的理论研究,英美学者可谓后来居上。

1960年,为数不多的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会议,研究与词典编纂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会议交流论文作为《美国语言学国际期刊》(第28卷,第2期,1962)第四部分编辑出版,五年后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英语出版词典学研究文集。1971年捷克学者Ladislav Zgusta的词典学理论著作*Manual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概论》)出版。这标志着词典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

1989年Franz Josef Hausmann, Oskar Reichmann, Herbert Ernst Wiegand和Ladislav Zgusta等四位学者合编的*Dictionarie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词典:国际词典学百科全书》)由德国出版机构Mouton de Gruyter陆续推出,到1991年出齐3卷。2007年,Rufus H. Gouws, Ulrich Heid, Wolfgang Schweickhard, Herbert Ernst Wiegand等又合作推出*Supplementary Volume: Recent Developments with Special Focus on Computational Lexicography*(《补编版:词典学的最新发展/侧重计算词典学的最新成果》)。这不仅说明词典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基础已坚实牢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表明词典学研究又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

《词典:国际词典学百科全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词典学的一切问题都已基本解决,恰恰相反,它在很多方面只是对词典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汇编(当然有很多创新)。词典学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其中两个一直困扰词典学界的基本理论问题便是词典学术语的规范和词典学理论的构架。长期以来,国内外词典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在词典学术语规范研究上,国内早在1992年就出版了杨祖希、徐庆凯主编的《辞书学辞典》(学林出版社)。六年之后,R. R. K. Hartmann和Gregory James合编的*The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词典学术语词典》)面世。2009年,O. M. Karpova和F. I. Kartashkova合编的*Lexicography and Terminology: A Worldwide*

Outlook (《词典学与术语学——全球视野》) 从更高层次和更为广阔的视野讨论了词典学术语规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著作都是针对词典学术语的规范而编纂的。

词典学理论构建首先是研究内容的构架, 其次才是方法、视角、原则、理论体系、与相邻学科关系等等的研究。词典学曾经被认为是词汇学或者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 所以, 其研究内容受制于词汇学或者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构架, 无法得以全面施展。直到《词典学术语词典》出版, 词典学的研究范围才逐步清晰。它将词典学探究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 词典研究(词典理论)与词典编纂(词典实践)。前者包括对词典史、词典类型、词典评论、词典用法、词典结构的研究; 后者则包括对语料采集、语料描写、信息呈现的研究。

《词典学术语词典》的归纳囊括了词典学研究的主要方面或环节, 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方面, 如词典设计、词典范式、词典功能、用户认知、词典与词汇习得、词典与语言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词典学理论构建等。近二三十年来, 用户认知、词典范式、词典与语言教和学的关联等问题已经成为词典学理论研究的热点, 受到特别多的关注和重视。从整个学科体系所需要的构成元素看, 词典学仍然缺乏理论的整体性、内容的连贯性和成果的系统性, 词典学学科的理论构架在词典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这显然是词典本体论长期影响词典理论研究, 对词典学的内涵与性质缺乏深入探讨, 对词典研究的社会性、文化性和跨学科性缺乏明确的认识, 过于强调词典学的实用性等导致的直接结果。

传统的词典研究偏重实用的局部或者个案研究, 往往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重要的词典及其编纂环节上(如释义), 忽视从整体上考察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传统的词典研究将词典编纂看作是纯粹的语言行为, 使其人为地与其他相关学科割裂开来。词典学者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词典编纂、词典使用和词典研究的社会文化性和跨学科性, 没有将词典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合理地挂起钩来。

关于词典学细节问题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它可以极大地丰富词典学的内涵,为将词典学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创造条件。但如何将词典学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融汇到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中来加以考察,为词典学提供一整套研究方法和原则,将词典学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上,将词典学研究立于跨学科基础之上,这也是词典学者必须探讨的基本理论问题。随着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交际词典学》是以作者在澳大利亚麦夸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它是进行词典学理论构架的尝试。它是在对“词典工具论”和“词典语篇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为其基本框架,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将词典看作是编者与用户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从而为词典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建构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词典本质属性的、反映词典交际运作流程的构架。

《交际词典学》修订版共九章,另设有“前言”和“附录”。

第一章“词典交际论”强调词典交际的社会文化性和跨学科性,比较词典交际与人类其他形式的交际的异同,提出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把词典看作是编者向用户传输词典信息的交际系统,把词典编纂看作是通过编用互动关系最终导致的一系列词典选择实现的动态交际过程,为其后各章的讨论建构一个理论上可行、实践上可操作的框架。

第二章“词典交际的选择”从编者视角、词典情景、用户视角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实现词典交际所必须作出的词典选择,其中着重探讨了被传统的词典研究忽略的用户在词典交际中的角色,并通过与夸克和格林鲍姆关于单语词典用户的研究结果的比较,揭示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用户在语言需求和检索技巧上的多样性、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这些特征如何影响词典交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章“词典交际的类型”对以往词典学家所做的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词典分类理论进行综述,对其成功和不足进行评论,并在交际词典学

理论框架内,从编者视角、词典情景、用户视角提出词典的交际类型,从而构建一个系统的、连贯的、能够反映词典共有属性、又具有区别性特征的词典类型学的理论框架。

第四章“词典交际的结构组织”从词典的外部信息结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信息结构的方向性和可逆性等方面讨论词典的结构组织。“宏观结构”重点讨论“字母顺序编排法”、“主题编排法”、“检索结构”等,而“微观结构”侧重讨论“释义的组织结构”、“例证的组织结构”、“变体的组织结构”等。

词典交际是由编者所作的交际选择实现的,词典交际选择是有规则约束的。第五章“词典交际的基本原则”讨论指导和制约词典交际选择的七条基本原则:描写原则、语言学原则、结构原则、关联原则、美学原则、对等原则和比较原则。其中,前五条原则对于单语和双语词典交际都适用,“对等原则”主要是针对双语词典交际提出来的,而“比较原则”则是从编纂和研究方法角度提出来的,适用于单语和双语词典交际。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对文化内和文化间词典交际中经常或可能会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综述和思考,旨在为单语和双语词典编纂提供一些实用的指南。“文化内词典交际——单语词典”重点考察“用户认知需求与检索技巧”、“语料选择与词条筛选”、“释义方法与原则”、“语言用法及其标注”、“配例”、“图解”、“百科信息”、“词源”等问题,“文化间词典交际——双语词典”则重点讨论“积极型与消极型双语词典设计”、“不对等关系”、“对等关系呈现”、“义项分辨”、“语法”、“搭配”、“成语”、“文体与语域”、“例证”、“标注”、“词源”等问题。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本次修订新增的章节。第八章“限制性词典交际——特殊用途词典”着重对专科词典的类属与分类、选词立目、结构组织、词目释义、释义原则、释义模式、释义方法、义项划分与排列等进行了探讨,同时兼顾了双语专科词典在立目与释义方面的特殊性,最后讨论了专项词典及其分类。